

〈山瘟〉

砍下樹瘤之後，一隻山老鼠從樹根的縫隙鑽出來，冷不防地在我右腳踝的阿基里斯腱狠狠地咬了一口，被咬到的那一瞬間，腳踝的刺痛讓我的心臟緊縮，我幾乎昏厥過去。待我回過神後，穩定了身勢，便坐在蕨類繁生的地衣上，脫下黑色雨鞋查看，鞋踝上有兩道洞口深入到我後腳踝肌膚上，我照模板工被釘子扎到的慣例，拍了拍腳幾下，用力擠出毒液，兩道汨汨殷紅的血痕延著傷口上流下來。

回到家後，我對妻子雅素說：「我要先暫居到離部落外兩道彎口遠的果園竹寮一段時間。」因為我想起祖父曾說，只要部落發生瘟疫時，族長會強制要求感染者封鎖在部落兩年以上的時候。說這番話的當下，她正在廚房剝白面鼯鼠，是從塔曼山用飛鼠陷阱捕獲帶回的。雅素聽了之後一開始不以為意，她的臉頰甚至捲起一圈酒窩開玩笑說：

「走啊，分房也就算了，還要分居。」說完，她開始剝下第一刀，第二刀還未落下，我一字一字，不疾不徐地說：

「我不小心被山老鼠咬到了。」

她停下剝肉的工作，瞥見我挽起褲底，露出右踝部兩道紫青色的孔洞。妻子手上的刀子滑落到鋤板上，鐵器撞擊在木鋤板時在廚房裡發出啞啞啞啞的響音。

第二次雞啼時分，我將妻子備妥的禦寒衣被全塞入貨卡後座，準備暫居到果園工寮，幾乎攝氏零度的高山氣候，可見刺蔥葉面與碎石路面撒上一層薄薄的白霜，我搓揉雙拳，往拳眼呵出的寒氣貫穿拳頭成為一團白霧。駛近部落第一道髮夾彎口處，農路車轍滿是坑洞與顛坡的碎石鋪面，後照鏡搖搖晃晃，鏡面反照我一頭栗色的頭髮，凌亂的頭髮好似大赤啄木鳥巢覆蓋在我的頭上，臉面就像被牠敲啄爆的腐木失去血色，連日上山無暇刮理的短鬚已悄悄地

爬滿腮頰，眼珠因缺乏提神劑的滋補，宛若兩粒龍眼核懸吊在眼窩裡。貨車行進間，我心想，這一刻似乎一點也不真實，我望著抖鏡中動的自己，夾道的景象從身旁咻咻地閃過，我凝視著鏡中人，他很陌生，陌生得連我也不認識。

駛近果園不遠處，我可以清晰看見從日治時期以前，祖父在日警阿里麻桑教導墾植的水田，如今已改植水蜜桃園。果園中心豎立一根柏油電桿，桿上米黃色吊燈斜斜地投射在將近半世紀以前的老舊竹寮。我曾聽被祖靈收割的祖父亞威說，竹寮柱基是耐腐的九芎木，當年從塔曼山砍伐後一路揀下來的，九芎木之上樁接樺木，總共有六柱基木，搭設的橫樑、邊樑、斜架與大樑皆取自不耐潮的杉木，最後再以三層桂竹對剖成公母接合的屋頂，每逢三至五年便需要更替頂層。我徑直走向竹寮，屋外種植一株山櫻花，櫻花花瓣凋落滿地。我開啟銹蝕的鋅鐵小門，門楣不高需要彎腰進屋內，走進屋內門重又咯吱咯吱的關閉，一股潮溼的霉味撲鼻而來。我掀起室內的黃絲燈，溫暖的黃光照耀四面的竹牆。走進去左方是父親在世時就已編織的竹席。我放妥衣物和暖被，吸了一口氣，竹屋陰冷使我渾身直哆嗦，這才讓我回想起屋內左處的三石灶。這些年，汲汲於上塔曼山砍伐經濟價值高的木瘤，好變賣給收購木頭的上盤商，伸指算算已將近兩年未曾在竹寮灶火。我拉了一只板凳，試著升起火，潮腐的木柴花了一段時間才燃起，灰煙裊裊上升竄至屋頂，在室內形成蕈狀的對流，堆火立時驅走寒氣。

坐在火塘邊時，我努力回想這一路出神的過程，但不知怎的，即使我不斷地用指尖撓破頭皮，也刮不出一絲絲路上的印象。我解釋不了是如何從家中駕駛著貨車過來、抵達竹寮目的地、從貨卡下車的片斷，這一趟從部落到竹寮的車程記憶，宛若硬生生地從大腦中被抹去。坐在四尺見方的空間裡，或許是將近兩年沒有再回到這狹小陰暗的竹寮，室內的壓迫感讓我感受到無法規律的喘氣，三石灶裡的火勢逐漸凶猛，火堆的中心發出嘶的一聲向我吐出火舌。一股冷颼颼的晨風從鋅鐵門縫鑽出來，在地面上捲起灰塵形成微形的旋風，竄起來後襲向我的身上。

一邊是火塘之熱，而另一邊是陰冷的晨風。木頭燒起的焦味瞬間充斥在竹屋內，我吸吮一口氣，先前一路上混沌、斷裂與消失的記憶，突然間被昨日塔曼山歸程時填補，鼻息裡是陣陣焦灼的刺鼻味。我的腦海中浮現出外籍移工帕提耶的背影……。

他揹著一塊方形扁柏，剛切割下來的樹瘤飄溢著濃濃的辛辣味。腳踝的咬傷拖慢我的速度，我亦步亦趨地跟在他後面。帕提耶是前幾天從大城市移居部落開民宿的老闆介紹來的揹工，對他的瞭解只知帕提耶初至部落時，和幾位皮膚黝黑、身材瘦小的工人，各騎著一輛野狼，儼然他是那群人的工頭。他們在部落為人低調、從不討價還價，不到半年的光景，帕提耶的工群在部落建立良好的評價，成為各戶爭相臨時聘用的流動揹工。他沒有正式單一僱主，價碼空間彈性，各個身手矯健，一鑽入山間後，腳底猶如安上了山鼠腳趾，任憑十來位山林警察追擊只能望著他們的背影嘆息，而工頭帕提耶更是部落上山揹樹的人們最忠實的揹工。那一天，本就沉默少語的他，行走日本警備道遺留下的三尺林道上，我幾乎可以聽到山櫻花葉瓣飄落在鬆軟的腐葉路面上的輕脆音聲，為了移轉腳踝的疼痛感，我用標準的部落英語問：

「where are you from? 帕提耶。」

「老闆，英文我聽不懂。」帕提耶加重語氣，額頭頂著揹帶側身對著我用倒裝句的中文回應：「國語一點點，一點點會。」

他用食指和姆指比劃，在他耳邊用手指轉兩圈。

「帕提耶，你的家很遠嗎？」背脊上的鏈鋸壓得我氣喘吁吁。

「五個小時坐飛機就可以到，老闆。」他伸出手掌，張開五指比了個數字五。

森林異常寂靜，夜間領角鴉在樹上發出「不……」的鳴叫聲。我們順著國民政府初期伐木遺留的棧道，三尺寬的緩坡道濕漉漉，沿路夾道的闊葉林伸向漆黑的天空。我的頭燈照射在幾顆倒塌的腐木上，樹面覆蓋苔蘚植物，一株山毛榉樹基上冒出集體的變紅絲蓋傘。

「有想要何時回去嗎？」我胡亂地塞了個話題。

「等到你們鋸樹的人，不需要我揹這背上的木頭。」帕提耶指向背後網袋的木塊說：「我就會到派出所自首，坐免費的飛機回到家鄉。」

我笑了一聲回說：「這座山永遠不缺揹樹的人。」

帕提耶雖然揹負一塊至少四、五十公斤的生扁柏，看他不到一米五左右的身高，卻擁有粗壯的下盤與後臀，使勁地撐住沉重的上半身，他的步伐穩健，始終仍能與我保持三至五步的間距。

「想念家鄉嗎？帕提耶說說你的家鄉。」

帕提耶停下腳步，他弓著身拄著木杖，緩慢地轉過來，露出黝黑的半邊臉頰，突出的顴骨，凹陷的眼部，連結揹網的頭帶覆蓋額頭。

「只要一閉上眼睛，」他眯縫著眼，右手一揮：「那片綠綠的稻田、一層層的木造平房、紅紅的磚瓦屋頂就會一直一直出現在我眼前。」

他的嘴裡像含著辛辣的山胡椒粒，冒出不連貫、斷裂的語句，說完話後，以右手木杖抵住地面，把重心推回前方又繼續順著步道前行。地上蓋滿了落葉與青剛櫟果實，踩到櫟實時爆出碎裂聲。他在我前頭行，驀地頭燈的亮光朝樹林的天際直射，帕提耶在林道間閃爍一下，連人帶木摔落谷底，消失在古道上。

我怔怔地站在原地，腦袋裡一片空白，然而，那是昨夜回程的最後一段記憶，等到我重拾意識時卻已是在家中的廚房。

坐在火塘邊，我定睛在燒得發紅的篝火中心，想著昨天的來龍去脈，卻又再度陷入出神的狀態。裊裊灰煙幻化成形狀大小不一的黑影，影子們各個面目猙獰，他們圍繞在我四周，挨近我耳邊發出低語，手上擎起尖刀，威脅我要取走我的靈魂。我移開目光，盡力不去直視黑影，拿出一根菸，夾起一顆炭球燃點菸頭，雙手仍是不斷地顫抖，吐出幾口白煙後，便往手臂上這麼一點，火燙感可以讓我恢復鎮靜，得以找回自己的靈魂，才能感覺到自己存在的真實，而那幾縷黑影子也旋即消失在我眼前。

我脫下工作褲，拉一只樟樹切製的矮凳，坐上去時覺得後臀部感到不怎舒服。拆開昨夜在山上包紮的傷口，瘡口的血已全然凝乾，皮膚微微紅腫，因為

發炎而略感熱痛。我在山老鼠門齒嚙咬的傷口澆上清水，擦拭乾淨後再蘸點酒骨藤液，塗抹在兩處發炎的咬合點。黃絲燈隱隱約約地照在四肢，我看到原本是鈍角的腳趾和趾甲已成尖銳，腳掌逐漸扭曲、萎縮，手掌就像是浸在水中過久而顯得皺巴巴，我試著撫摸臂膀和下肢膚面，毛孔都長出黑硬的體毛，如橙皮般的肌膚表面都是如此，我搖搖頭不敢置信，又好奇地摸了摸令我著實不適的後臀，股溝上部位微微隆起。隨即我重又站起身來，走近掛在樑柱的鏡子，鏡身斑駁有一道裂痕，鏡子裡是一個滿臉鬍鬚的男子，嘴唇上邊兩撇的短髭向外伸出至唇角外，我揉了揉鼻鬚般的幾根短髭，它們粗而堅硬，觸摸起來又特別的敏感，更令我訝異的是，透過它們我好像對整個室內產生了立體的空間感。我撐開上唇，那一片唇竟然分成左右兩瓣，好似在嘴巴上生了兔唇，輕易就露出整排黃垢的牙齒，上顎正門齒和側門齒異常的突出。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凝視鏡中的自己，眼神一個晃動，卻見他正眦目瞪視著我，眼球如行將奪眶而出，倏地，我的整個身體猶如觸及高壓電般震顫，於是全身直打哆嗦，我喃喃自語道：

「那是神話傳說，是兒時祖父在篝火邊說的神話故事。」

清晨第一道曙光從門隙照射在地面上，被攪動起的塵埃在一束亮光中舞動、飛揚、翻轉。晝光刺痛我的眼睛，我實在沒有辦法直視它，於是本能地蹲身挨近牆腳，靠著那幾根硬長的鼻鬚，竟然能夠測知暗室內的路徑，一路摸索回到竹床上。我避開光線往闇影裡塞，一頭埋進手臂中，我身體瑟縮著，意識越來越渾沌，這兩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就如殘片般交疊著，在腦海裡迅速閃過，耳內充斥著嘈雜的音聲，我摀住雙耳，頃刻之間，便沉沉地睡去。

再次醒來時，月亮已在塔曼山背光的剪影上空懸掛，星星一明一滅地閃爍。雖然我閉著雙眼，卻能聽見屋外夜間極細微的音源，是水圳的水源分流入至各田畦間，是數百公尺屋卡拉溪溪石滾動的聲音，是山羌臨近部落時吧啦吧啦的叫響的聲音，是夜鶯啾啾地鳴嚶。屋外的聲音此起彼落，每一個響聲的發起都令我不安、驚嚇甚至痛苦到顫慄。當我睜開雙眼，在我眼簾印上的是淡灰色

的世界，我試著揉了揉眼袋和下眼瞼，心忖：「應該只是剛起床，惺忪的雙眼還不適應暗黃的燈光。」我呆坐在床上，心想要等到適應了室內的蛋黃色光源，我眼瞳裡的世界是灰色的，淡淡的，沒有任何一點色彩，我愣怔久久……。

就在發愣的時間裡，我靈敏的耳朵聽到在廿幾公尺開外，兩個人的腳步朝著工寮方向走來。我輕輕地搓揉耳朵，觸摸到的竟是扁薄的耳甲、耳舟和耳輪，我想到的是山老鼠的鈍耳。於是，我使力地捏弄耳朵，突地有一個聲音吼叫：

「你再這樣用力擰，是存心要把我美麗的耳朵抓破是嗎？」

我身子震了一下，從床上原位跳開，左右觀望四周，尋找這沙啞的發話者。

「ux ! ima sa ? (「ux ! 是誰?)」

「knan ga knan, sunan ga sunan. (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我再次聽到那聲音說，他也同樣用族語回覆我，但我環視室內只有我一人，沒有任何人同我身處在工寮內，屋外的腳步聲逼進過來，也不可能是從屋外向喊話，而且，我不確定那聲音的發話源來自於自己。

「cyux su maki' inu ? (在哪裡你?)」我喝斥道。

「ana su maki' inu, cyux kya' knan uzi'. (你在哪裡，我也就在哪裡。)」那聲音說。

那聲音又再一次發話，每一次聲音一來時，我會短暫失失去意識，一如從這個時間點離體出來，這身體也就不再是屬於我的，及至我再次掌管我時，才有辦法掌握發話的主權。我心裡起了寒慄，回想他說的話，你在哪裡，我也就在那哪裡這句話，半晌後，他也不再回應我任何字句。此時，屋外的腳步聲已踩到門前的泥濘地，我聽得到泥水濺落到他們的腳旁，兩雙鞋正在踩地，刮除黏在鞋底板上泥土，我預知出兩雙鞋子中有一雙是麋鹿鞣製的皮鞋，另一雙是平時上工時的塑膠雨鞋，我心想，那一定是妻子雅素。門沒有鎖，他們走進竹寮內，開啟黃絲燈，燈色和暖穿透在角落四處。我避開地面上堆火的火源，跟在雅素後頭的是部落裡的達利·比令老牧師，一進門就一眼看出他方方正正的臉形和那一頭像斯納列山冬雪覆蓋山頭的白髮，鼻樑上掛了廿幾年的著銀絲框

眼鏡，他身穿一襲黑色西裝，襯衫衣領頸部配戴白色小片硬領。我心裡忐忑不安。牧師在一塊樟腦木椅上坐下來，他彎下身，銀製十字架項鍊在他頸子前左右擺盪。當牧師出現在我眼前時，我緊盯著他的頸項的十字架，那一身莊嚴肅穆的濃厚宗教衣飾、厚重的聖經讀本與印著小豆牙封面的詩歌本，似乎突然喚起六歲時烙印在心底的創傷，又再一次從沉睡的記憶深處渲染開來。

那一年，父親從塔曼山摔落山谷，再也沒有回到家中。母親獨自背負起傷痛，想起父親的夜晚，她會拿起竹鞭往我的背上抽兩三輪，她發作時我總會逃離她，躲進床底下。一次，我在床底下看見母親推開門，她倚在床沿，露出兩只鞭紅了的雙眼，衝我繃縮的身體抽打，忽然間，我從自己的身體抽離出來，躲進比軀體更深之處，在一旁觀看我瑟縮在陰暗的角落，母親不停地鞭撻，我沒有任何疼痛感，一切顯得如此不真實，我躲在自己的身後怔怔地望著自己，他代替我承受一陣陣的痛楚，母親頸項上的十字架，隨著她手中的抽鞭子來回搖曳。

「talagay! yaba Utux krahu'! (哇! 天上阿爸父啊!)」達利牧師第一眼看到我時，對著雅素說：「他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上帝啊！求您看顧你的兒子，雖然他至今還沒有接受主的浸禮。」妻子雙手合十，舉目望天。

達利·比令牧師手持鑲金邊的聖經和聖歌本，妻子雅素把包裝好的晚餐放在木桌上，他們倆人打量我全身，妻子的臉刷地一白，癱坐在地上。我往牆邊貼得更近，開始感受到他們朝我投射而來的異樣眼光，把頭埋進胸窩。那些埋藏在過去的潛意識，以殘片回閃在腦子裡時，我不自覺地拱起背部的肩胛骨，骨與骨節好像要隨時脫臼，令我窒息的疼痛，才有辦法稍稍減輕我內心的恐懼和焦躁，但這一晚我卻對某些部分的身體失去知覺，慢慢的連自我存在的感覺也麻木，原本被深鎖在記憶封箱的某處角落的憤怒、恐懼以及曾經失去的安全感，因為內中的焦慮感而越發嚴重。我已經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聽到腦袋裡有一道聲音對我說：「我要出來透透氣。」聽到這句話時，心裡的恐慌開始

發作，心裡充斥著罪惡感，世界就像要倒塌下來在我的身上，於是，整個靈魂猛然被一股力量推離出軀體，我的意識被取代，就像站在一旁看著自己，也如在一旁觀看電影似的，我隱形起來，望著他們兩個人站在床邊，和隱避在角落的他——內中的另一個人完全佔據了我的軀體，成為了另一個全然陌生的我——他爬下床，坐在熄滅的火堆旁。我如旁觀者，無法置信眼前所見滿身灰毛的人，形體宛若一隻龐大的活生生的齧齒動物。

老牧師轉頭對雅素示意先行禱告，他們倆人唸頌祈禱文。那個我，不，是牠，雖然身形似我，但從頭到腳不再像人類，牠，雙手握拳緊靠鼠鬚般的嘴前，祈禱文似乎刺激到了牠，我看到牠全身微微顫抖。簡單的祈禱儀式過後，達利老牧師捋起袖子到手肘以上，鬆開項上的衣領，他乾咳了一聲，清了清喉嚨。

「以拿撒勒人基督之名問：你是誰？」老牧師拿出聖經對著牠，氣勢洶洶問。

牠嗤嗤的笑了一聲說：

「馬峻部落的青年都知道我是誰，一點毒一塊木瘤，我就在揸木人的身體裡重生，你在空虛的教堂向僵死的十字架雕像禱告時，只知道兩千年前掛在十字架後三天重生的人？」

牠說話同時頭顱總是快速地來回晃動，左顧右盼似的。

「報上你的名字，撒旦！」老牧師用不理會牠的嘲諷，更嚴厲的語氣斥責牠。

牠沒有理會老牧師，撿起火坑邊隔夜燒剩的竹尾，再用燒焦的竹尖之處在水泥地上寫字。炭筆以羅馬拼音的字體寫下第一段「W-a-t-a-n」，牠又在名字上劃了一個大叉，接著又在Watan的名字之下空白處寫下「B-u-s-u-s」，每寫下一個字母，我都可以聽到牠凸起的上下門牙磕磕作響，從B到S的字體歪歪斜斜，就像牠的那顆頭顱斜倚在肩頭。

「以你的基督之名回答你，他們都稱呼我的名字叫瓦旦，但我不是瓦旦，」牠突然發出詭異的笑聲，圓紅的鼻尖哼出共鳴音：「我是甫素斯¹，我是鼠，我是部落的王。」

在燈下，我看到牠裸露的四肢和全是綿密的棕灰色體毛，鼻頭覆滿茸毛，

面頰突起成錐形狀，嫩薄的鈍耳向上豎立，可以清晰看到耳廓的微血管。牠頻頻揩拭兩撇灰長的鬚髯，溫黃的黃燈色照射在牠眼睛時，我驚詫不已，牠的眼球全是烏黑如炭，沒有任何一丁點眼白。

「甫素斯，從附在的軟弱的軀體裡出來！」老牧師站起身對牠大吼。

「啊哈！是你該從你十字架的巨塔釋放自己。」牠反諷老牧師說。

達利·比令牧師高舉右手，另一隻手拿著聖經按壓在牠的額頭上，妻子雅素和牧師大聲頌讀祈禱文。

「甫素斯，對神的僕人狡辯的後果，會讓你再次墜入另一個地獄。」老牧師高舉的右手放下，按在抓住聖經的手背上，倏地達利·比令牧師拉高聲量：

「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奉那獨一真神耶穌基督之名，命令你馬上離開那憂傷困苦的身體。」

屋外刮起狂風，整棟工寮震動著，天花板的銹鐵屑飄落地上，竹牆搖晃發出嘎嘎的響聲。雅素跪在地上，閉上眼唸頌祈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妻子兩行淚液和著鼻水直流，顧不及臉面的形象。甫素斯顯然受到老牧師的驅魔儀式刺激，牠極其憤怒，從原地跳上竹床，在床上不斷地沿著牆角打轉，牠的嗓門發出尖細的叫聲，一根環紋狀的長尾巴從後臀衣褲繃裂出來，後腳裸的傷口血流如注，斑斑血跡沾黏在床面上，隨著牠繞轉的次數形成環形的血圈。

「吱，這裡沒有上帝，上帝不在這裡，吱，山裡沒有上帝，部落沒有上帝，只有甫素斯，吱！」牠繞圈子吱吱的叫著。

「出來！甫素斯，別西卜的隨從！我以上帝之名命令你馬上出來回到你的群裡。」老牧師大聲呼喚。

達利牧師越對他發號命令，甫素斯越是在床上兜圈子，口裡發出令人刺耳的聲音：「你們的上帝連我背脊上的木瘤都拯救不了，拯救不了，所有青年的

上帝在他們背上，拯救不了……。」牠狂吼說。

甫素斯突然停止繞轉，背對人甩動牠的長尾巴，拍落老牧師手中的聖經，聖經掉落在隔夜已然熄滅的火堆中，炭灰瞬間飛揚，飄盪在室內。風聲倏地歇止，屋內暫時歸於平靜。甫素斯以懾人的黑瞳逼視老牧師，黑濁的眼目熒熒發亮，前肢匍伏，全身的毛髮直豎，橫眉瞪眼視著達利·比令。老牧師無懼那恐怖的眼神，他深鎖眉心，眼中仿如有一把火炬，正視那對邪惡之眼。畢竟是一把年紀了，僵硬的氣氛下，老牧師早已汗流浹背，上氣不接下氣的。他放棄了堅持，先移開視線，轉身拾起石灶中的聖經，嘆了氣說：

「唉！牠既不是鬼，也不是別西卜的邪靈，」老牧師停頓半晌，這才鬆開衣領道：「況且……牠沒有受過上帝的洗，我也無能為力了，願上帝憐憫。」

妻子雅素聽到這句話，哭喊聲更是淒厲，她拉扯老牧師的小腿。

「只要信，不要懷疑，不是嗎？」她苦苦哀求：「牧師不曾也為死人受洗？」

「上帝的慈愛與公義構不到這非人非靈的三不管地帶。」

達令·比令牧師一生驅魔無數，從來沒有像今天面對一隻似人似鼠的惡魔，如同吃了人生的第一場敗戰的將軍，逃離了他的屬靈戰場。即便他曾經從一個女教友身上驅趕出108隻鬼，有說一口流利韓文的男孩，有說印度語的佛僧，也有說著消失的方言的遊靈，有裝扮妖嬈色誘他的妓女，有風度翩翩的美男子，自稱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屬靈的爭戰他從未喪失鬥志。他仔細地端詳今夜的敵人，達利·比令牧師搖搖頭，白髮亂蓬蓬，嘆息聲從他的白鬚吐出，「我沒有把牠擊倒，牠也沒有擊敗我。」他用衣袖擽去聖經表面的塵埃，把聖經與詩歌本攥在手中。妻子雅素淚流滿面，她絕望地看著不成人形的牠，在哀哭聲和老牧師的嘆息中離開工寮。

也許是和達利牧師徹夜對抗盡了體力，甫素斯失去了意識，累癱在竹床上，此時，我又回到自己的身體裡，回復自我意識。趁著牠沉睡中，我稍微能掌控自己的身體，但此時此刻卻覺得身體比先前更為擁擠。我才意識到在同一副軀體裡有兩個靈魂的存在，另一個正在沉睡的牠佔據了一半，而我卻只能擁

1 甫素斯，原文busus，大老鼠，為山老鼠的一種名稱。

有一半的身軀。

幾個時辰過去，已聞第二次雞鳴，牠還是沒有甦醒過來。我點了一根菸，趁著菸頭的星火還冒著煙，衝我左內臂燒燙，菸頭的火星在毛茸茸的臂上留下一點烙印，瞬間燒燙的疼痛猶若千百隻螞蟻在印痕上咬。甫素斯從睡沉中驚醒，軀體一半屬牠，一半屬我，牠在我腦子裡說：

「啐！你是精神病發作？這樣自殘已於事無濟，我不會再回到那黑暗的深淵了。」

我用食指捺著腦門道：「還給我身體，甫素斯，滾回你的老窩去。」

牠用左手拍開我的手說：「竹子已盤根錯結深入地底，你有辦法把根拔出來嗎？」

「說什麼就算是用鋤頭我也要親手把你挖出來。」我雙手使勁扯頭髮說。

牠說：「這副身軀不屬於你，屬於我——鼠王。」

牠恣意操縱我的身體，即使我集中意念要抵觸牠，也沒有辦法突破甫素斯，牠的意念始終凌越於我，掌管了一切。牠用手掌和腳掌著地起身，手指頭和趾端都各有乳白色的爪，我的身體完全跟隨著牠，完全失去了對抗牠的能力，甫素斯在床上伸展肢體，牠打了個呵欠，伸伸懶腰，接著搓了搓門牙，牠又曳引著我走向一根柱子，張開口嚙起木頭，不消一時半刻，柱面已凹陷成一口碗狀。啃完柱後，牠得意的用食指磨了磨兩對門齒，之後，又回到漆黑的角落。

疲倦的睡意襲上心頭，半闔半開的眼皮沉甸甸的，我眯縫眼看著地上的三石灶，突然間，出現許多模糊的臉龐，三石灶已被燃起，幾張熟識的家人圍著火灶取暖，我聽到祖父亞威依的聲音，他的懷中抱著的是孩時的我，眾人聽著他講述起男人變為猴的傳說故事：

「從前馬峻部落有一位網袋之肩帶²，他是個遊手好閒並且懶惰的青年，每

2 網袋之肩帶，原文wakil tokan（泰雅式網袋之肩帶），是象徵有能力上山狩獵的「成年的男子」。Tokan（網袋）是專屬於男子的器具，成齡男子上山狩獵時會使用它來背負獵物，網袋上的wakil（肩帶）則視獵物大小調整，以方便肩膀來揹負重物。

當上山工作的時候，在農田時都任意地丟棄石頭，不把石頭有秩序的排列及堆砌。甚至會把小鋤子故意插入樹根予以撬斷，因此，只要他上工，幾乎小鋤頭的把柄都會斷裂。

在一次他上山去撒播小米種籽，沒有一會兒功夫就把小鋤子弄斷，藉機返回家中偷閒。他的母親懷疑地問他：

『你真行，怎麼那麼快就完成你的工作，你真的完成撒播小米種籽嗎？』

『小鋤子的把柄太鬆了，用沒多久就斷，只有拿回家來修理。』他回說。

母親接過那把小鋤修理好之後，就吩咐他上山繼續完成播種的工作。她跟在兒子身後，在小米田窺視他工作。青年抵達田間之後，他刻意往有樹根的方向鋤著，又如法泡製的把小鋤子插入根底硬撬，小鋤子的木柄又斷了。這回他沒有回家，而是把斷落的木柄，往自己的肛門部位塞入，沒多久就”troq、troq……”的抖動，爬上樹枝上。此時，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把腦人的木柄，變成了毛茸茸猴子尾巴，而他真的變成了猴子，全身覆滿灰毛。」

懷中的我問起祖父，「那個變猴的青年最後的結局如何？」祖父亞威繼續說起故事後段：

「當變成猴子的青年爬到樹梢時看到了母親，就對她說：『我確實沒有能力作一個人類，容許我成為猴類，尋找樹上的果子溫飽就行了。』從此牠把背部給了所有同族的人，離開了部落，奔向大自然……。」

矇矓之間，祖父亞威依沙啞的音聲，引領我進入到一個虛實難辨的世界，一半是夢的邊界，一邊是真實的境地，徹夜的纏鬥啃蝕薄弱的意念，我闔上眼，他們全部重又消失，黑暗再一次籠罩我。

我醒來時，已近黃昏。從烏黑的瞳眼裡，火紅的夕陽穿過牆隙，乍看如同在牆面點綴灰色的斑點。我感覺全身緊繃繃，猶如捆紮過的竹子，連透一口氣似乎都難。驀地我嗅到灶旁的小木桌上擺放著一層油紙袋包的隔夜菜，食物雖然有點酸化，不過這些天因為食慾不振，嗅到酸掉的菜反倒更能刺激食慾。我循著味道摸黑前進。工寮內昏暗，就算不開燈，單憑微弱的鳴鼻回音本能，以

及鼻樑前的鬚鬚觸覺，就能預知室內的空間格局和路線。我爬行下床，尖銳的指甲非常俐落，稍稍一摳紙袋就劃破一道開口，我掰開袋子，袋內的湯汁順著破口流淌出來，幾堆煮熟的五花肉掉落出來。我本能的用手指夾起幾塊五花肉，但肉塊一再的從指隙間落下，更可惡的是，兔唇裡的兩對上下門齒擋在嘴唇前，使我難以塞進任何食物，細長的指尖還不時扎到臉頰。一段時間後，我終於才學會要先將肉塊以雙掌壓在地上，張大滿是細毛的嘴巴咬碎肉塊。進食期間，最糟糕的是那一條長尾巴，總是甩東甩西的完全不受控制，常常會打到下巴頰影響我進食。我埋頭享受這一頓殘羹冷炙時，牠在我腦子裡醒來，牠沒有干預我用餐。

牠說：「還習慣這些酸臭的食物？這是被咬到後銳變的第一步。」

我心裡說：「人非人，鼠非鼠，倒不如一死白了。」

牠說：「揹木人的宿命已定，註定要成為我們的一群，只消一管冰毒，一塊木頭。」

傍晚時分，霞光和煦。我心想到屋外吐納些新鮮空氣，「黃昏是走動的時機，出去透透氣，待會兒要上山。」牠意會到我心思便說，「況且這一身衣服就要撐破了。」牠把我領到屋外空曠地，山櫻花樹上稀稀疏疏，花梗垂吊緋色花瓣，櫻瓣的萼筒如垂頭喪氣的朝下。一開始我是依照常人直立方式行走，後臀掛著的那一條尾巴磨擦地面著實疼痛，走起路來東倒西歪。牠又對我心裡說：「彎下腰，會讓你更舒適。」我有點遲疑，先是輕輕地觸碰地面，傍晚草皮地衣降溫後，柔軟而溫和。我把雙手支撐在地面上，手心與大地契合。我伏向地面，身軀盡量保持與地面平行。剎時，長年揹木導致脊椎側彎的腰椎不再刺痛，許是多了前肢輔助，分擔上身的重量，不但有利於爬行，行動也更為敏捷。當我的雙眼貼近地表，扁平的視野反而利於鬚鬚觸覺去辨別方位，讓我欣喜的是那一條尾巴，平放下來易於操控，也為我取得了平衡感。就這樣，一路上我匍匐前行，心底開闊起來，我心裡暗想，四肢爬行原來比兩條腿走路更順暢，平行的世界看上去更為立體。這樣的想法才劃過，有聲音又在我裡頭發出

聲音說：「學會鼠行是預備入山的第二步。」我不想順從牠的話，不過，每當我刻意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前腳邁出後腳蹬腿時就會左右拉扯衣服，阻礙我的步子，這時候，我突然有個詭異的念頭——脫去所有累贅的衣物——這念頭一閃而過，牠旋即在我腦子裡大聲說：「捨去！你才能夠得到真自由。」話音方落，我的身體就如同人偶傀儡，毫無自由意志的順著牠的意念，褪去身上每一吋衣物。以極其野蠻的手法，撕裂了迷彩衣衫，扯破了下半身的牛仔褲，手指輕輕一擦，內褲如斷線的旗子脫落。每剝除一件衣物，我就聞到一股刺鼻的尿騷味。隱藏在尼龍衣底下，蓄積已久的粗褐色體毛乍然噴放，如一株象草尖端的小穗，表面披覆剛毛狀的總苞。

「跟隨我吧！塔曼山有你一生享用不盡的木頭。」牠溫和地說，音聲極其誘人。

不，我要回去，或許這只是一場夢，我沒有發聲，只是在心中想，屬於我的聲音越來越小，牠的聲音反卻在折磨著我。我一路走下去，朝塔曼山的方位，不知不覺臨近山徑與部落的交界口。

「我該回到我祖父親手建造的工寮。」我懇求牠說，但聲音極其微弱。

我焦急地回頭尋找返回工寮的路徑，記憶就如田埂的邊坡被豪雨沖刷，依稀我只記起距離最接近我的小徑，回首道路的盡頭是模糊不完整的。我向南走，繞過幾道髮夾彎又回到原地；再向北走，朝著掛在山頂上的月亮的方向，月亮照射在我身上，我的方向感反而更混亂；我折回原處，往東跑是斷崖，我停在斷崖邊，聽到溪谷的激流；我再往西邊伏著地奔跑，卻心覺與祖父的竹寮背道而馳。我的背脊發麻，一股恐懼感油然而生，我忘了自己是怎麼來，也忘了來時路。回到邊界的交岔路口，我要回到我父親手編的床席上，只要我一醒來，一切就會如往昔回到正常，我心裡如此安慰自己說，也暗暗的對牠懇求。然而，直到此時我才猛地驚醒，那原本存在我肉體的二分之一意念，似乎逐漸被另一股的黑暗意念蠶蝕，我心中微弱的亮光正在熄滅，我要回到工寮的篝火邊，尋找失去的記憶，否則我將被牠強大、污穢、罪惡與無止的慾念所佔據，



我將會完完全全的成為牠——甫素斯，我心想。

夕陽落入馬峻部落的背脊後，夜鴉開始鳴叫。牠領我止步在馬峻部落與塔曼山的交岔路口，像在等待著什麼。我盡力回想返回的路，但我已全然遺忘，不管我怎麼盡力回想也喚不起。妻子雅素的臉容漸漸淡忘，直到成為一縷矇矓的幻影。我像站在時間的洪流裡，這些日子腦海中所有的影像快速地流逝：帕提耶摔落山谷前伸手向他求援的恐懼的眼神、達利老牧師擎起聖經對我驅魔、妻子雅素離開竹寮前的最後一眸、三代存留下來的竹寮模樣、竹寮裡三石灶、畫面凌亂交錯……。回想到最後，我的名字是誰，我已記不起來，祖父為我取的族語名在記憶的深處中也被抹去，甚至那原本屬於我自己的聲音，就像扔進無邊無底的洞穴的一顆石頭，傳來的只是一波陣陣的回聲。與此同時，桂竹林被谷風吹撥，竹與竹相撞發出爆裂聲，林間不斷騷動，耳邊傳來嘖嘖喳喳的嚷鬧聲。

「是時候了，我們走向豐盛之地。」牠在我心裡說。

恍惚間，從我迷茫的眼裡，看見十幾隻與我身形相似的龐大山老鼠，皆由馬峻部落的方向忽奔而至。牠們各個腳步輕盈，穿梭在竹林裡，凸出的眼睛有的閃爍著螢光色，有的是血紅色，有的黑亮。群鼠在甫素斯的跟前打住，匯聚至交岔路口，牠叫了一聲發號施令，牠們一隻接著一隻，井然有序地把尾巴搭在牠的尾端，直到群鼠尾毛交纏在一塊。此刻，我眼前的亮光全部熄滅，也發不出任何的聲音，只剩下孱弱的聽覺。甫素斯仰首，用鼻尖在空中嗅了嗅，向天空發出悠長的嘶鳴聲。一陣嘯嗷後，牠領在前頭，與纏繞著尾巴山老鼠們，把背部給了部落³，朝向揆工帕提耶墜落的山谷方位，頭也不回地直奔部落最後的獵場——塔曼山。

3 把背部給……原文，pbbiq turuw，象徵互不相和或是離棄對方之意。